

# 我爲什麼寫梁寒操與我

梁 黎 劍 虹

我是一個從不執筆寫作的人，雖然我一向都是那樣地羨慕那些下筆千言的作家們，而且我還從事過出版事業達廿年之久，可是除了在六十六、七兩年在好友柏楊先生鼓勵兼催促下，寫過兩篇散文登在中國時報外，就再沒有正式正式寫過一篇文章。

外子寒操過世後，在哀傷中，日子仍像以往一樣飛奔流逝。匆匆不覺就到了五週年，也就是說他離開我已五年了，可是我對他的懷念和哀痛之心，並沒有隨着時間沖淡，反而與日俱增。他實在是一個太不平凡的好人，也是一個難得的、與衆不同的好丈夫。身爲他的太太，每次回憶我們那近半個世紀的婚姻生活，就心如刀割，感慨萬千。以兩個年齡相差近廿歲、個性完全不同的人，在這個動亂的大時代中，共同經歷了無數的驚濤駭浪，遷徙流離，苟存性命於亂世，能夠五十年如一日地相敬如賓，恩愛如初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這其中有許許多多的大小事情，不僅值得回憶，也很值得寫下來，給自己留個紀念，也希望能給年青的夫婦們做個參考和借鏡。當

然，我更盼望能藉此發洩一下自己思念他的心情，或許能減少一點我心中的哀痛！

於是我決心要着手寫一本「梁寒操與我」來紀念我們的婚姻，也希望藉不同的角度，讓我能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一位難得的好人。

但是，當我實際地提起筆來，却發現許多自己因一時衝動而忘了顧及的困難。首先，正如我在開頭說的，我是一個從不提筆爲文的人，一下子要寫一本書，就好像一個從不練跑的人突然要跑馬拉松，當然是會力不從心。再者，我是一個特別健忘的人，從年輕的時候起，就對年月日、人名、地名記憶不清，有時是不經心，可是即使強迫自己要十分經心、用心、留心了，却仍是過後就記不起來，當時這樣，沒有多大的問題，因爲我有寒操在側，他是我的活備忘錄，所以我可以不必太在乎。而現在呢？寒操不在了，加上我們多次的流離傾家，所有值得紀念的文件均蕩然無存。當我回憶起來，雖然有許多往事都如昨日一樣歷歷在目，但真要寫下來，不是記不清確切的時間，就是忘了相關的人名地名，實有掛一漏

萬狼狽不堪的感覺。

而最難堪的一點，却是在寒操逝世後再來回憶，其間的痛楚真是難以形容。

更可憐的是，因我是他的太太，所深知的，當然多是在家中的所作所爲的日常瑣事，這些事回憶起來，更能令人感到椎心泣血地哀痛。因此，在夜裏回想時，衾枕盡濕；日間回憶時，淚流滿臉；在書棹執筆時，淚眼朦朧，每每寫不上三兩個字，就滿臉是淚，非將眼鏡取下擦乾不可，可是眼淚就像失去控制，壞了開關的水喉一般流下去，常使我不知應該停下來等，抑或繼續寫下去，事實上非等到眼淚乾了才能將眼鏡戴上，誰知每次才戴上眼鏡，還來不及寫上一兩個字，又爲滿眼淚水所阻，不能不又將眼鏡取下重擦乾。如此忙個不停，有時我索性停下來讓自己恍惚惚地去回想那四十多年前的往事。四十多年了，是多麼漫長的歲月。而那情景，有時彷彿就在目前；有時彷彿又是那麼遙遠，也像真，也像假，有時連自己也感覺到真假難辨，夢幻難分，在這段刻骨銘心的回憶中，總算仍有完稿的一

天。

完稿之後，我簡直不敢重讀一遍，怕遺漏的太多，又怕語無倫次貽笑大方，然而事已至此，祇有硬着頭皮先將其中「太平洋事變，香港淪陷和逃亡。」一段抽出來交中外雜誌發表。出乎意外地蒙王成聖社長非常贊賞，特別爲我找出當時香港的照片，並給予我鼓勵和支持。

這次我得以順利完成這馬拉松長跑，真要多謝柏老柏楊先生，王成聖社長，袁曉九先生，和我的女兒上元，他們都一再的給我鼓勵和支持。

當我將稿交黎明文化公司排印後，我的腦筋和情緒就冷靜多了。冷靜下來一想就覺得我寫有關寒操的超人和不同凡響的事蹟太少了，其實老實說，寒操的一切行爲和事蹟，都是發生在他的辦公室和他的任務所到之處，有求助於他的人，信件也集中於辦公室的，我所知道的真是少之又少，加之科學家孫觀漢先生曾寫信告訴我應該多寫點閩房之事。於是我想到了兩個人，一位是在他青年時期就經常和他在一起，也幫過寒操做秘書的老朋友蕭次尹先生，現在是國大代表。另一位是在他任職中國廣播公司後的同事袁曉九先生。蕭、袁兩位都是寒操的至友，好同事，相知甚深。尤以蕭次尹先生對寒操仰慕如神，每次他談及寒操生平，娓娓道來，總使我無限神往，而恨自己不能如蕭先生那樣了解他的言行。想至此，立刻將梁寒操紀念集中蕭、袁兩位先生的文章重讀一遍，我深深覺得如能將這兩篇文章附錄於書後，正可以補充我書中有關寒操的缺漏之處。

全本「梁寒操與我」的稿是安排了，人也清醒不少，可是，滿腦子仍是寒操和我的過去往事，反反覆覆地離不開他，我想我應該盡量去找他一點短處、錯處來作我的止痛劑，我想凡人一定有短的一面，也有長的一面，尤其是夫婦的相處，如果夫婦的一個是自私全不爲對方着想的人，就會將對方的好處長處，一律視爲不可容忍的了。但反過來呢，如果是凡事都爲對方切想，以對方的快樂爲快樂的話，那末，對方就會成爲一個完人，我想我們夫婦就是後者。

我和寒操的姻緣，我老認爲是前生註定了的，因爲在我初見他時，就像老朋友地喜歡他，心中一點男女之愛的念頭都沒有。別人或者誤會我是貪他的地位或金錢，可是我們初相遇時他是一個窮書生，賦閒在上海辦一個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的「再造雜誌」而已，以後的步步高陞全是在我們婚後的事，所以常引起那些老朋友們認爲我很有幫夫運。連我自己也不禁有這種想法。寒操有一個喜歡打麻雀的嗜好，這嗜好使我受了不少痛苦，可是我雖然在十分生氣中仍能原諒他，我年紀雖小就會想到人總會有嗜好的，如我的父親就喜歡搞女人的把戲，寒操不過打打小牌罷了。至於他將他所有的金錢毫不吝惜地送給別人，我就會想到他能夠幫助那些需要他幫助的人是沒有錯的，我省點用就成。這些，在一般的夫婦來說，做太太的會認爲是缺點，而我却不認爲是他的缺點，那是因爲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他，這也成爲他的偉大不同於常人之處了。雖然我有

時也會因爲他那散財童子的作風，加上他的傲骨，再加上他的擇善固執的個性，而感到沒有安全感的不安，可是我仍不忍心破壞他那善良的性格，而從不加以阻止。

至於他對我呢，他是一個絕頂聰明，而且也是最不自私的人，就以我們的幾十年共同生活來說，他和我都承認我們相愛至深，然而他的年齡大我那樣多，他好靜，我好動，他不能陪我玩，他就想到盡可能以我的快樂爲快樂，盡可能地相信我，也盡可能壓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會對我們感情傷害的疑念，其實祇要雙方不瞎起疑心，不先有成見，那兩人的心連心的愛情，如果有問題，對方就一定感覺出來的。因此，他從來不干涉我的自由行動，這並不是他不愛我才不妒忌我，而是他以最高無上的愛，不自私、體諒、克己的偉大的愛來愛我。可以說，他由開始和我相識一直到離開這個世界，都對我有同樣的信心。於是，在他逝世前的那年元旦，給我的一張拜年卡上寫下：「劍虹，你的盡心、盡力那種無微不至地愛護我、服侍我，使我十分欣喜，更使我深信你仍和在無錫太湖盟誓一樣地愛我。可惜你在修養方面讀書仍太少，奉上圍爐夜話希一讀！」我在他死後第二天，才在我常坐的椅旁茶几上從亂書堆裏發現了出來，我讀完真是肝腸寸斷，痛不欲生，我有很多很多話要向他訴說，可是他已離我遠去！陰陽兩隔了，我萬分心碎地痛哭了一場，然後我打電話給聖公會禮拜堂的牧師，請他在最近的一個禮拜日代我在聖壇上獻花紀念他。

